

第 二 卷

长 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主    编：余    振  
封面木刻：刘    岷  
封面设计：伯    劳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二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7,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 \frac{1}{4}$  插页 4

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400

---

书号 10019·3681

定价 2.40 元



马雅可夫斯基

## 目 次

穿裤子的云.....	1
脊柱横笛.....	45
战争与世界.....	63
人.....	121
150,000,000 .....	171
我爱.....	257
关于这个.....	277
给挖出了第一批矿石的库尔斯克工人.....	36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395
好! .....	537
放开喉咙歌唱.....	695

# 穿裤子的云<sup>①</sup>

四部乐章

- 
- ① 这部长诗写于1914—1915年。最初发表时，检查官删去了六页，连原来的题目也删去了。1918年出版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序言中说，“《穿裤子的云》（原名《第十三个使徒》被检查官划掉了。不再恢复它。习惯了），我认为是当代艺术的基本思想：‘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四部乐章的四个口号。”

根据马雅可夫斯基自传《我自己》中所说，这部长诗是诗人十月革命前的“纲领性的东西”。

这部长诗是献给莉·尤·勃里克的。勃里克是马雅可夫斯基最亲近的女友。

你们的思想

幻灭在揉得软绵绵的脑海中，

如同躺在油污睡椅上的肥胖的仆从。

我将戏弄它，使它撞击我血淋淋的心脏的碎片，

莽撞而又辛辣的我，将要尽情地把它戏弄。

我的灵魂中没有一茎白发，

它里面也没有老人的温情和憔悴！

我以喉咙的力量撼动了世界，

走上前来——我奇伟英俊，

我才二十二岁。

粗鲁的人在定音鼓上敲打爱情。

温情的人

演奏爱情用小提琴。

你们都不能象我一样把自己翻过来，

使整个身体变成两片嘴唇！

来见识见识吧——

来自客厅的穿洋纱衣裳的  
天使队伍中端庄有礼的贵妇人。

象女厨师翻动着烹调手册的书页，  
你安详地翻动着你的嘴唇。

假如你们愿意——  
我可以变成由于肉欲而发狂的人，  
——变换着自己的情调，象天空时晴时阴，——  
假如你们愿意——  
我可以变成无可指摘的温情的人，  
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

我不信，会有一个花草芳菲的尼斯<sup>①</sup>！  
我又要来歌颂  
象医院似的让人睡坏的男人，  
象格言似的被人用滥的女人。

---

① 尼斯，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岸的城市，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南欧游憩胜地。



# 1

你们以为，这是在热病中讲昏话？

事情发生在，  
发生在敖德萨<sup>①</sup>。

“我四点钟来。”——玛丽雅说。

钟已响了八下。

九下。

十下。

看哪，傍晚，

蹙着眉头的

十二月的傍晚，

离开窗前

走进夜的恐怖的不安。

---

① 苏联黑海沿岸一城市。

枝形烛台向它衰老的背影  
笑得泪流满面。

现在谁都认不出是我：  
暴着青筋的巨人  
呻吟着、  
痉挛着。  
这个大块头还能想望什么？  
但它却想望得很多！

尽管我是青铜铸就，  
尽管我的心——冷铁打成，  
但这对我全都无用。  
夜里还想让自己的声音  
藏进柔情的  
女人的心中。

于是  
我把我巨大的身体  
弯到窗前，  
额顶熔化着小窗上的玻璃。  
会不会有爱情？  
什么样的——  
巨大还是纤细？

这种人身上哪会有巨大的爱情？  
一定是渺小的、  
温顺的、纤细的爱情。  
它会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吓倒，  
它爱听的只是叮叮的马车的铃声。

我把我的面颊  
紧贴着雨天的麻脸，  
等啊、等啊，  
我在等着，  
雷声似的城市的水波向我飞溅。

子夜带着快刀拚命奔跑，  
追上了，  
杀死了，——  
看，杀死了它！

十一点倒下了，  
就象死囚的头颅从断头台上滚下。

玻璃上灰蒙蒙的雨点  
嗥叫着，  
露出它那巨大的丑恶的面貌，

好象巴黎圣母院大教堂<sup>①</sup>上的  
怪兽在咆哮。

该死的！  
怎么，这样戏弄还不够？  
嘴巴就要喊破。

我听到：  
轻轻地，  
好象病人下了病床，  
神经往下一跳。

喏，——

它先慢慢地  
走过，  
然后  
激动地、  
步伐整齐地奔跑。  
现在它同两个新来的神经  
在拚命地舞蹈。

---

① 十二——十三世纪建于法国巴黎，上面饰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怪兽。

楼下天花板的灰皮已经脱落。

神经——

大的、

小的、

许许多多！——

疯狂的神经奔腾着，

神经的腿

已经软瘫成一堆！

夜好象烂泥似的填满了房间，

沉重的眼睛挣不脱夜的泥潭。

房门突然咯咯作响，

好象旅馆的门

走扇了，没有关严。

你进来了，

真是意想不到，

搓着麂皮手套，

你说：

“我告诉你——

我要出嫁了。”

好，出嫁吧。  
没有什么。  
我非常镇静。  
您瞧——我多么沉着！  
就象死人的  
脉搏。  
  
记得吗？  
您说过：  
“杰克·伦敦、  
金钱、  
恋爱、  
激情。”<sup>①</sup>——  
可是我只看见：  
您——是焦孔达<sup>②</sup>，  
非让人偷走不成！

---

①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他在自传小说《马丁·伊登》中写平民出身的作家马丁·伊登热爱任性的富家女子罗丝，但罗丝并不满意马丁·伊登，因为他写的东西不能卖钱。这首长诗中的玛丽雅的形象和罗丝相似，她只追求庸俗的享受，嘲笑主人公——青年幻想家的浪漫主义思想。

② 即焦孔达·莫娜·丽萨。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所作的一幅名画，收藏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中，1911年曾被盗，1913年找回。

已经让人偷走了。

锺情的我又一次赌输，  
火光照亮紧蹙的眉尖。  
怎么样！  
在那大火烧毁的房子里  
有时还栖息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您捉弄人？  
“您的妄诞的宝石  
并不比乞儿的铜钱多多少。”  
记得吧！  
当嘲弄维苏威火山时，  
庞培城<sup>①</sup>被一举毁掉！

喂！  
先生们！  
亵渎、  
犯罪、  
屠杀的  
爱好者，——  
你们看见过

---

① 维苏威火山在意大利西南部海滨城市那不勒斯东南，纪元79年爆发时，将附近的庞培城淹没。

这最可怕的东西——

我的面孔，

在

我

绝对沉静的时刻？

我感觉——

“我”

对我太小了。

好象有谁要从我身内挣脱、爆炸。

喂！

你是谁？

妈妈？

妈妈！

您的儿子病得很重！

妈妈！

他心中起了大火。

告诉姐姐，柳达和奥丽雅<sup>①</sup>，——

他已经无处逃避。

---

<sup>①</sup> 马雅可夫斯基的两个姐姐(见第一卷《我自己》)。



他从火烧的嘴中喷吐出的  
每一个字，  
甚至每一句笑谈，  
都抛了出来，如同一丝不挂的娼妓  
逃出大火焚烧的妓院。

人们闻见——  
一股焦臭味！  
追上另一些人。  
戴上铜盔！  
威武的人们！  
不能穿长靴！  
告诉消防队：  
穿上温柔的衣衫爬进燃烧着的心。

我自己。  
含泪的眼睛象水桶似地凸出。  
让我来撑住肋骨。  
我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坍塌了。  
没有从心里跳出！

在烧得通红的脸上，  
从嘴唇的隙缝里